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野火卿卿

紫菱◎著



主编 / 兰月

放肆野火将你裹缚
如蜜勾引猎物入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火卿卿/紫菱著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2. 11

(花园. 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野… II. 紫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300 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紫 菱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I·34

定 价: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野火卿卿

——紫菱 著



她承认自己有点花痴，
找的男人也没啥格调，
但，这一切都要气她的义兄！
谁叫他跟大他一倍的女人上床，
严重刺伤好爱慕的心，
可她不知惹火一个人这么恐怖，
这平常冷得像人家倒会的男人，
竟脑筋有病地在她面前表演脱衣舞，
害得她小鹿乱撞外加鸡皮疙瘩冒全身，
然，古人说得果然没错——狗改不了吃屎，
她都被他播了种，
他竟还跟个小女孩来场北海道浪漫行，
好！要玩大家一起玩，
就别怪她带球玩“性派对”……



1

全场一片肃静无比，非但没有杂音，连呼吸声都慢下来，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男人，惟恐错失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因为眼前的男人正是全亚洲最有权力、财力、魅力与精力的人。

就因为他事业繁忙，所以很多记者要访问他时，他都一律拒绝，若不是那公认最有地位的财经杂志总编再三的苦求，他是不可能接受这个采访。

而就因为接受这个访问非常难得，所以现场的记者全都肃穆，使得空气也寂静下来，他畅谈亚洲的经济未来展望后，他的手机就响了。

他对访问的记者道了声歉，按下通话键，手机另一端的人并没有说太久，他只短短的嗯了一声，然后就挂断，接着在手机上按下一组号码，只用三句话表达他的意见，但是语气充满严厉跟魄力，只怕任何人都会因此瑟缩——“你开太快了，听见没？给我放慢点。”

对方不但没有畏怯地遵从，还忽然传来又重又尖的怒骂声，“去你的！你以为你命令得了那么多人，就可以命令我吗？少来这一套，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，叫你少监视我，去玩你的女人吧！我这支手机从



“今天开始，不爽用了。”

那女子怒吼完了，手机里传来劈哩啪啦声，然后就忽然断线，代表对方真的把自己的手机给砸了。

纵然不是八卦周刊的记者也瞪大了眼，因为谁都听得出来刚才电话里怒骂的是个女人，她竟对阎雷这个可说是亚洲明日之星的男人大肆咆哮，且还骂得这么难听，这女人分明就跟阎雷可能有什么暧昧，否则阎雷为什么这么容忍她。

记者急欲打探消息，低声地问道：“刚才那一位是……”

阎雷忽然凝眉，他不悦的表情显而易见，而且充满霸气，显然就是不愿他人问这种私人问题，“这个不在采访范围之内吧。”

他的话充满不怒而威的可怕，刚才的记者有点被吓到，他想进入其它主题，阎雷却好像已不愿被采访，他站起来，低声道：“采访的时间已经够了，我要到公司了。”他独断地伸出手来，“谢谢你的采访。”

他身上自有一股冷冽的威势，能让别人顺从他的话，记者也被他身上这股气势压迫，被迫地站起来，握住他的手，不太情愿地说着客套话，“谢谢你接受采访。”

他一走出门，刚才或站或坐的其他记者立刻爆发出热烈的讨论声，每个人问的都是，“刚才电话里的那个女的是谁？”



“为什么我这么苦命？明明长得这么好看，身材又很美，怎么老是找不到男人呢？唉。”



大大地叹口气的，正是长相十分标致的女子，她一身迷人的香水味，身着价格不菲的香奈儿服装，她对镜子仔细地打扮，从睫毛膏到粉底一个不漏，绝对要把她天生丽质的美再加上人工的修饰，美到要让她看到的人会失魂为止，等画好美艳的唇膏，她一拢头发，镜子里就呈现出一个美艳至极的女子。

她一摆手势，很有自信地道：“今天我一定要勾到那个男的不可，虽然那男的不算极好，但是至少可在忍受的范围，没鱼虾也好啦。”

她随手捉了LV肩包就出门去，开着名贵的粉色金龟车驶过街道，在一个转弯的街角，看到一台黑色的奔驰紧随在后，因心情极好，所以她没像往常一样柳眉倒竖地怒骂，反而甜蜜蜜地笑道：“你要跟，我才不让你跟呢。”

她用力的一转驾驶盘，驶入一条窄巷，对方车道的一台货车阻住奔驰车驾驶人的视线，就这么一瞬间，粉色金龟车已经不见踪影。

奔驰车的驾驶伸头出去看，却怎么样也看不到香怡的人影，他早知道这个差事是苦差事，阎雷先生的属下没有人要干这门差事。

因为跟不到香怡小姐，阎雷先生的表情绝称不上好看，而跟上香怡小姐，香怡小姐的脸色比阎雷先生的脸色还难看，而且通常还会心情不悦的在奔驰车的门板上乱踢，刮伤门板才觉得痛快。

这两个没有血缘的义兄妹，就这样维持着你跑我跟的画面，两人既不见面，也不联络，顶多是香怡小姐每次开车开得过快，阎雷先生就会打她的新手



机厉斥她开慢一点，而香怡小姐就会摔了新手机，以示对阎雷先生的训话她心情有多么不高兴。

这两个人的关系可称得上奇异，虽然也有人说，本来组织该是香怡小姐接掌，因为香怡小姐才是真正有血统的继承人，阎雷先生只是半路认养来的，不该继承组织，所以也有人暗暗传言两人不合，其实就是因为权力的谈不拢。

但是更多人说，原因出在香怡小姐的花痴毛病，她一见男人就是一脸昏头的表情，阎雷先生有这样花痴的义妹，根本就带不出场合，所以两人能少见面就少见面，自然两人彼此都知道对对方的恶感，也不去招惹对方。

虽然香怡小姐这么花痴，但也没传过她被人仙人跳什么的，更没传过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闻，不知该说她幸运呢？还是该说大家忌惮着阎雷先生的势力，不敢对他的义妹做什么。

不管结论是什么，今晚他没跟踪到香怡小姐，他最好自己好自为之。



“这酒好甜喔。”娇娇嗲嗲地加上一句“喔”，让尾音充满甜甜蜜蜜的蜂蜜滋味，香怡的红唇轻启，露出一脸酒好喝得像要让她上天堂的表情。

陪她同坐一桌脸型瘦削的男子，笑得很有知识的样子，“这酒很好喝，是九二年份的冰酒，那一年的冰酒最好了。”

白痴，谁说九二年的最好，没知识还装懂，是九五年的最好啦。



对于酒很挑嘴的香怡露出最甜的笑容，拉住同桌的男子，一脸陶醉地笑道：“你好棒喔，连这个都知道，好厉害喔。”

那男子也露出一脸得意的表情，他的手好像是无意的向前，握住香怡软绵绵的小手，“香小姐，我今天在这里订了房间，你愿意到我房内喝一杯吗？”

这个暗示已经够清楚了，香怡将眉眼垂下，长长的一排睫毛不停暧昧地扇着，手掩住红唇，妩媚又带着娇柔的问话，看来就像个不懂人事的纯真姑娘，“真的只是喝一杯吗？不做任何事？”

男子急于保证，“绝对不做任何事，只是喝一杯而已，那里有更好的酒。”

“好。”轻轻柔柔地说完这一句话，两朵娇艳的艳红就像红云一样飘到香怡的颊上，让那男子猛吞一口口水，她此时真是美到极点，相信待会她会更美、更淫乱的要自己抱她。



房间就是普通的情人套房，并没有特别高贵，却飘着一股浓浓酒香，男人帮香怡倒了一杯酒，香怡拿起红酒在手中轻晃，那酒的香味淡淡飘出，她却没有喝下，只是站起来将酒放下，看着窗外轻笑道：“好美的景色喔。”

窗外正好看得到T市整个夜景，代表这间房间虽然装潢不怎么样，但是光凭这个窗景，恐怕住一夜也是不少的价钱。

那男子应和着，拿着她放下的酒，端到她的面前一笑，“我们为这个美好的夜干一杯，香小姐，更为你



的美干杯。”

香怡仍是淡淡的微笑，接过酒后并没有喝，甜腻腻地道：“老是喝酒，无聊死了，我们就看看这窗景就够了。”

男子的眉微微拢起来，他的笑容还是没变，不过却加了一点不高兴，“香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很喜欢红酒吗？我还特地请人带酒来，这酒味道很棒，我们干一杯吧。”

香怡轻皱着眉，但是这皱眉的样子使她更加美如天仙，她用撒娇地口气轻道：“林先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不喜欢喝红酒像喝啤酒一样的一口灌下，更何况我现在忽然不想喝酒了，料想是晚餐时吃饱了，喝不下。”

那姓林的男子脸色一变，他扯住香怡的脖子，竟要强灌她酒，刚才的温文儒雅全都变了，“叫你喝就喝，你拖拖拉拉干什么？这个房间我只租一个小时而已，正是要你喝酒发浪呢，否则怎么拍你的浪样？”

香怡一下就被他压在床上死贴着，嘴里发出唔唔的声音，满脸的慌乱，姓林的男子低喝，“给我出来，现在马上给我拍，拍得越精彩越好。”

浴厕的地方走出来几个脸色下流的男子拿着摄影机开始拍摄，香怡收了脸上的慌乱，露出无聊的表情，她浓浓地叹口气，“为什么每次都是这种没有创意的结局？可不可以来点不一样的，我自己脱，拜托，别撕我的衣服，这一件是我去欧洲买的新款式，我才穿第一次。”

姓林的男子满意地笑起来，“你乖乖地张开腿让



我们拍，我知道你是个富婆，不会逼得你破产，只要你一点点零钱拿来花用就好了。”色迷迷的看向她短裙交接处，“等一下也会让你欲仙欲死。”

香怡掩住脸，姓林的男子以为她是害怕得哭起来，但想不到她竟摇头地道：“拜托你，求你不要用你这张丑脸说言情小说个性邪气的男主角会说的台词，这只限给我的真命天子说的。”

姓林的男子楞了一下，正要怒吼时，香怡已经一拳打得他头晕脑涨的跌在地上，摄影的男子们也个个吃了一大惊，香怡整整衣服站起来，笑得非常美艳地说：“你们给我过来，我教你们到底该怎么威胁我才行，这么烂的烂招是不行的。”

拿着刚才那红酒，吻在酒杯上，留下醉人的口红印记，她甜甜地一笑，“还有这么烂的春药，连我家的狗一闻就知道了，竟拿来给我喝，别太瞧不起人。”

她话声方落，就是一个快狠准的踢腿踹过去，有的男人急忙要跑到门口，也被她长手捉住，逃也逃不出去。

半个小时后，所有男人躺在床上，她反而拿着摄影机指挥，“表情要放柔一点，要充满感情。”见这群男人很不受教，她立刻低吼，“我说充满感情懂不懂啊？”

男人全都吓得发抖地应是，只是要他们几个男人演床戏，他们又不是真的同性恋，哪演得出来？而且还反被他们威胁的女人拿着摄影机拍自己几乎一丝不挂的身体，世上还有比这更惨的事吗？

看来今天绝对是夜路走多了，碰见这个娇艳无



比的女鬼。

香怡拍完不堪入目的镜头后，甜滋滋地笑说：“这卷带子我带走了，你们若不想以后混不下去，最好从良去，别给我乱搞，再让我知道你们又做坏事，我就让全省的同性恋迷都爱死你们。”

她轻敲自己的额头，“我说错了，现在有网络更方便，我就免费寄到全世界最有名的色情网站，让你们连混都不必混了，因为全世界的同性恋全都认识你们，我还会帮你们加上煽情的台词，说你们芳心寂寞，随时需要爱的灌溉。”

众男人听得脸色青白，香怡则是背上背包，神态又回复之前的优雅，轻盈笑道：“那我走了，各位真的要乖乖的喔，因为我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做起狠事来，可比别人狠，你们可别以为我像我表面上的美丽善良喔。”

男人们目瞪口呆，直到这一刻，他们才知道自己惹上什么样的厉害女人，也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这么有钱，但从来没听闻有谁威胁得了她。



“哇哈哈，笑得我肚子好痛喔，我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了，她真的这样说耶，那些男人被她拍了像同性恋的带子，她还真的这样威胁他们，你妹真的好有趣，有趣得不得了。”

阎雷完全无视说话的男子，因为他桌上的公文堆成一堆，正需要他批阅，而坐在沙发上的男子还口无遮拦地说得更加大声——

“而且她一回去之后，就是剪辑带子耶，看来真



的不是说假的。”

“你要选择闭嘴，还是要选择出去？”

“喂，你妹是真的长得很漂亮吗？听你的属下说，你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？”

阎雷的表情冷若冰霜地注视着他，“如果用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，没错，她很美。”

“那我可不可以追她？”

“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在床上压倒一个握力两百公斤的女人，我不反对。”

许文越的瞳孔张大，他刚才大吼大叫的声音变小，而且热烈的语气也变得小心翼翼，“你是开玩笑的吧？握力两百公斤？那她还算个女人吗？”

“她一个踢腿可以使沙包漏沙，如果用双手、双脚杀死人，应该更容易吧？不过这是好几年前的事，现在应该不止吧！”

许文越的眼眸越张越大，最后才了解事实的说出结论，“怪不得、怪不得你这只要是女人都吃的人，偏就不吃她。”

阎雷墨黑的眸子慢慢地转移，看向许文越的眸子如火焰烫手，他语气沉重，一字一字地说：“我没有你想象中的博爱。”

许文越在他严厉的眼光下，也不由得有些瑟缩，他的声音变得更轻，脚也有些浮，急着挽回刚才的错误，“你也知道我的意思，大家都说……”

“大家都说错了。”阎雷的声音更冷漠。

许文越脸上的笑容慢慢的消失，最后他很小声地问：“你在生我的气吗？阎雷？”



“我从不生气。”

阎雷的话向来是三言两语就说完的，许文越就搭不上话了，阎雷可说是他的老板，不过也能说不算是老板，因为他是来这里学习阎雷的工作态度。

实情是这样的，许文越的家世虽没阎雷阔富，但是他父亲跟阎雷过世的义父是世交，许文越的父亲觉得他学了太多公子哥们不好的习惯，恐怕会败坏家产。

又知道他只是耳根子软，容易中别人的计，立刻就拜托阎雷，要许文越到他底下做秘书，学习阎雷的工作态度。

既然两家是世家，阎雷在人情压力之下很难推拒，而许文越又担当不起大任，他自然也不太可能交代他什么重要的交易，就大多给他一些容易处理的事，不让他出去惹事，而最简单的事，莫过于让他要人盯着香怡，再向他回报。

许文越有一张讨好的娃娃脸，跟阎雷的冷峻英俊完全不同，阎雷不爱说话，但是许文越的话很多，虽然他不懂为什么阎雷要这么卖力工作，因为人生还有许多有趣的事，都把时间浪费在工作上不是很傻吗？

但是他也不由得不钦佩阎雷的工作态度，跟誓在必得的信心，只要他想要，他就做得到，在阎雷身边的时间虽不长，但是他是第一次见到像阎雷这样的人，阎雷虽然在外面的名声很大，大家都说他足可掌控亚洲的经济，但是大家都只看到他外表的金碧辉煌，而没有见到他付出的努力也是一般人的好几



倍，因此就算阎雷跟他说不来几句话，但是他骨子里还是钦佩阎雷的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继续跟着她吗？她好像对我们派人跟着她心情很不好？”

阎雷冷冷道：“反正她只要见到我、想到我、骂到我，心情都会不好。继续跟着，别让她惹出什么事来。”

许文越实在无法想象像香怡那么可爱、美丽的年轻小姐会惹出什么事来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再说美丽的女人不应该是用来跟踪的，而是用来宠爱的，他对阎雷监视香怡的做法实在感到不解，试想看看，若是一个女人老是被男人派人跟踪，心情会好到哪里去，见到那个男人绝对没好脸色，阎雷纵然不在乎女人，但也不该用这样连他都觉得有点卑鄙的跟监。

“我觉得香怡小姐应该不太需要我们跟踪，她能够照顾自己，再说我们这样跟着她，好像在跟监一样，她当然会不高兴。”

阎雷目光抬起看着许文越，他黑色的眸子正散发出雷霆万钧的迫力，使许文越一阵瑟缩，许文越忽然觉得自己的话太多，而他这一生，很少人会让他觉得自己的话太多，除了阎雷。

阎雷轻柔地道：“我当然知道她会不高兴，可是她不高兴，就不会做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来，不会只想要……”

说到后面，他声音恼怒的提高，许文越从来没听过他声音提高过，不由得瞪直双眼，想听他到后面究竟是说什么，想不到他却停下来，只一拳捶上桌面，



下达最后命令，“总之，就是给我好好的盯着她，别让她做出一些傻事来，找什么穷男人，她脑子坏了才这样想！”

“找穷男人？”捉到阎雷声音里的愤懑跟火气，似乎直指着“穷男人”这三个字，许文越有个毛病，那就是八卦不可不听，花边不可不知，尤其是最有趣、最没人知道的花边消息，他怎能漏掉呢？

“找穷男人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再问了一次，而且满脸打听的神色。

阎雷厉色逼人的丢给他一堆文件，“把这些数据审核一下，下午拿到我桌上来。”

阎雷竟用这么可恶的脱身法，许文越还想再问个清楚，不过阎雷已经又埋首于眼前的公文，这个举动只代表两个意义，一个是少给我废话；另一个是这其中必有有趣的隐情。

不过不用到下午，许文越又带来香怡一个最新消息，他迫不及待地告诉阎雷，“她要去参加好友的结婚宴，好像还要求要坐到一桌全都是单身男子的桌。”

阎雷完全没有动静，好像没听到一般，不过等许文越出去他的办公室后，他将许文越递上来的婚礼双方名字看了一遍，然后打通电话，等他电话挂上后，他又再次办公。



香怡甜甜蜜蜜的微笑，她应和着旁边发酒疯的男子，两个人好像谈得十分投入，整个婚宴场所闹烘烘的，但是两人却越说越投机，说到后来，两人还同



敬一杯酒，“真的这么过份吗？”

“是啊，那家伙简直不是人，竟然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内，就把我近千万的生意抢过去做。”

“是啊，他手段毒辣无比，这我也稍稍有点经验。”香怡也跟着抱怨起来。

“还有更过份的事，连我的女朋友他也敢下手，你说，这人多么下流卑鄙，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这么贱的男人了。”

“没错，他下贱极了，若不是我实在太厉害，知道他一定会玩什么把戏，恐怕他还会在我的公寓装上监视器呢，你想想看，在年轻的小姐屋子里装监视器耶，好像色迷迷的色老头在偷窥一样，真不要脸。”

酒意微醺的脸颊带着粉红，香怡也跟身旁男人一样的开始多话。

旁边的男人一把捉住桌前的杯子，又狂灌一整杯的酒，“还有，他自以为英俊潇洒，每次都搂不同的女人上花边新闻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色胚，我呸，老子是不跟他比，要不然他怎么比得过我。”

香怡又为他倒一杯酒，她虽酒气熏上脸，但是很明显的，她比对方清醒多了，没像对方醉成这个样子，而且她很小心地问：“那请问你现在的财产有多少？”

一开始碰面就问别人这样的问题，未免太过敏感，但是对方已经喝醉，而且完全是有问必答，他醉红着眼看着她，一脸快哭出来地怒道：“我破产了，我快破产了，都是那个混蛋的错！”

香怡双手捧住脸，一脸娇羞的神态，她甜甜蜜蜜



地再次微笑，不过声音带着惊喜的颤抖，显现她现在的心情就像在云端一样的飞扬，“是吗？你真的快破产了吗？”

“没错，我快完了，我知道别人都等着看我笑话，混账阎雷，我绝饶不了他，都是他把我害到今天的下场。”

“没出息，犯了错就往别人身上推……但快破产，哇，好棒啊。”

香怡抚摸着胸上的钻石项链，这人完全就是她理想的对象，够穷、够没出息，她绝对可以把他放在手掌心里呵护，再说凭她的财产，也够两个人生活，虽然他还没穷到底，还上不了她真正的标准，但是至少是她这段日子以来最好的人选。

“阎雷，你这个、你这个……”

对方正要说出一个恶毒的名词，但因为喝醉酒，所以口齿不清，头脑转动不了的不知道要骂什么。

香怡立刻接下他的话，“敬全世界最混蛋的男人阎雷。”

就在这时，她手上的酒立刻被拿走，一个黑衣男人站在她身后，冷峻无比的讽刺，“我可没那么大方到听到别人在我名字上冠个最混蛋的名词，还让你们敬酒。”

那个骂到一半的男人一见到阎雷，吓得脸色发白，刚刚的醉意立刻全消失。

阎雷冷漠地道：“滚。”

那男人立刻吓得连滚带爬的闪人，他一离开，阎雷便冷冷的坐下来，她没想到会见到这个全世间她